

印順導師思想  
2015 巡迴講座暨座談會

《學佛三要》  
第七章～第八章

圓波法師





## 【目 次】

柒、慈悲為佛法宗本.....	C-3
(壹) 佛法以慈悲為本.....	C-3
一、慈悲是大乘佛教的心髓 (p.117) .....	C-3
二、從聲聞承認的三藏看釋尊的慈悲心行 (pp.117-119) .....	C-3
三、以慈悲為本的大乘佛法，才能代表佛陀的真精神 (p.119) .....	C-3
(貳) 慈悲的根源.....	C-4
一、慈悲是佛法的根本，與中國的仁愛及基督的博愛，有同有異 (p.120) .....	C-4
二、慈悲是從緣起之相關性與平等性，所流露的關切同情 (pp.120-123) ..	C-4
(參) 慈悲與仁愛的比較.....	C-5
一、佛教的慈悲、儒家的仁、墨家的兼愛之相似處 (pp.123-124) .....	C-5
二、佛教的慈悲，與其他學說的仁慈或博愛，存有根本差異 (pp.125-128) ..	C-6
(肆) 慈悲心與慈悲行.....	C-7
一、菩薩的慈悲，是全然的忘己為人 (pp.130-131) .....	C-7
二、菩薩的慈悲心，是四無量心的總和 (p.131) .....	C-7
三、菩薩要以四攝法，來充實慈悲的事行 (pp.131-133) .....	C-7
(伍) 慈悲的長養.....	C-7
一、慈悲的修習，重在擴充與淨化人類共有的同情心 (p.133) .....	C-7
二、長養慈悲心，有自他互易與怨親平等的二大觀門 (pp.134-135) .....	C-8
(陸) 慈悲的體驗.....	C-8
一、大智慧的究竟圓成，也就是大慈悲的最高體現 (p.136) .....	C-8
二、三類慈悲 (pp.136-137) .....	C-8
三、釋尊悲智融貫的實證，闡明智證真理也是大慈悲的完成 (pp.138-139) ..	C-9
捌、自利與利他.....	C-10
(壹) 問題的提出.....	C-10
一、疑難之提問者 (p.141) .....	C-10
二、對菩薩慈悲利他精神的質疑 (p.142) .....	C-10
(貳) 「利」是什麼.....	C-11
一、利之定義 (pp.142-143) .....	C-11
二、佛教提倡現生樂、來生樂與究竟樂 (p.143) .....	C-11
三、論「利他」(pp.143-144) .....	C-11
四、論出世法施與自利利他的意義 (pp.144-145) .....	C-11
(參) 重於利他的大乘.....	C-12
一、聲聞乘重智證，菩薩乘重悲濟 (pp.145-146) .....	C-12
二、聲聞三藏中的菩薩，也以利他為先 (p.146) .....	C-12
三、初期大乘中的菩薩利他行 (pp.146-147) .....	C-13
四、至圓至頓之大乘思想，不能免卻難者的懷疑 (pp.147-148) .....	C-13

(肆) 長在生死利眾生.....	C-15
一、重信願或智證者，皆為沒有證悟怎能利生的觀念所影響 (p.149) .....	C-15
二、大乘菩薩道的真精神，即發菩提心長在生死自利利人 (pp.149-150) .....	C-15
三、菩薩長在生死的本領，除信願與慈悲而外，主要是勝解空性 (p.150) .....	C-15
四、勝解空性的意義 (pp.150-151) .....	C-15
五、菩薩雖未自度，而以四攝先度人，乃大乘正常道的精神 (pp.151-152) .....	C-16
(伍) 慈悲為本的人菩薩行.....	C-16
一、難得的菩薩心行，勝過世間的一切 (pp.152-153) .....	C-16
二、慈悲為本的人菩薩行，從人間正行而階梯佛乘 (pp.153-154) .....	C-17
三、結論：佛子須發揚菩薩利他的真精神 (p.154) .....	C-18

## 染、慈悲為佛法宗本

(《學佛三要》，pp.117-139)

(釋圓波，2015.6.27)

### 〔壹〕佛法以慈悲為本

#### 一、慈悲是大乘佛教的心髓 (p.117)

「慈悲為本」這句話是圓正的，大乘佛教的心髓，表達了佛教的真實內容。作為大乘佛教的信徒們，對此應給予嚴密的思惟，切實的把握！

從菩薩的修行來說，經上一再說到：「大悲為上首」<sup>1</sup>；「大慈悲為根本」<sup>2</sup>。

從修學完成的佛果來說，經中說：「諸佛世尊，以大悲而為體故」<sup>3</sup>。論上說：「佛心者，大慈悲是」<sup>4</sup>。

經論一致的開示，大乘行果的心髓，不是別的，就是慈悲。離了慈悲，就沒有菩薩，也沒有佛。也可說：如沒有慈悲，就沒有佛法，佛法從慈悲而發揮出來。

#### 二、從聲聞承認的三藏看釋尊的慈悲心行 (pp.117-119)

這樣的大乘宗旨，專為「己利」著想的聲聞行者，也許不能同意。其實聲聞行者共同承認的三藏，釋迦佛也確實是這樣的。

以釋尊的現生行跡來說：他最初發生修道的動機，是由於他的觀耕而引起。<sup>5</sup>釋尊內心的深切悲痛，引發了求道與解脫世間的思慮。這那裡是專為自己著想！從一人而了解得這是人類同有的痛苦經歷，自己也不能不如此。從他人而理解到自己，從自己而推論到他人。從傳記去看，釋尊的一生，不外乎大慈大悲的生活，無非表現了慈悲為本的佛心。

如進一步而推求釋尊的往昔修行，在傳說的本生談中，菩薩是怎樣的捨己為人！

#### 三、以慈悲為本的大乘佛法，才能代表佛陀的真精神 (p.119)

聲聞是佛法，有深智的一分，但不能代表圓正的佛法，因為他含著違反佛陀精神的一分，即沒有大慈悲，所以《華嚴經》中比喻二乘為從佛背而生。<sup>6</sup>

<sup>1</sup>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488〈3 善現品〉(大正 7, 479c29-480a5):「云何布施波羅蜜多?謂菩薩摩訶薩以一切智智相應作意,大悲為首,自捨一切內外所有,亦勸他捨內外諸物,持此善根,用無所得而為方便,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是為布施波羅蜜多……。」

<sup>2</sup> 《大般涅槃經》卷 11〈6 現病品〉(大正 12, 429c8-12):「三世諸世尊,大悲為根本,……若無大悲者,是則不名佛,……。」

<sup>3</sup>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大正 10, 846a13):「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為體故。」

<sup>4</sup> (1)《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卷 1(大正 12, 343c1-2):「諸佛心者,大慈悲是,以無緣慈,攝諸眾生。」

(2)《大智度論》卷 27〈1 序品〉(大正 25, 256b23-24):「復次,諸佛心中慈、悲名為大,餘人心中名為小。」

<sup>5</sup> 《普曜經》卷 3〈8 坐樹下觀犁品〉(大正 3, 499a26-b6)。

<sup>6</sup>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7〈34 入法界品〉(大正 9, 695c26-28):「從其背出阿僧祇聲聞、緣覺,應以二乘化眾生故。」

因此，偏從聲聞法說，專以聲聞的心行為佛法，那是不能說佛法以慈悲為本的。然依代表佛陀真精神的大乘來說，慈悲為本，是最恰當的抉發了佛教的本質，佛陀的心髓。

## **(貳) 慈悲的根源**

### **一、慈悲是佛法的根本，與中國的仁愛及基督的博愛，有同有異** (p.120)

慈悲是佛法的根本；也可說與中國文化的仁愛，基督文化的博愛相同的。不過佛法能直探慈悲的底裡，不再受創造神的迷妄，一般人的狹隘所拘蔽，而完滿地、深徹地體現出來。

### **二、慈悲是從緣起之相關性與平等性，所流露的關切同情** (pp.120-123)

依佛法說，慈悲是契當事理所流露的，從共同意識而泛起的同情。這可從兩方面說：

#### **(一) 從緣起相的相關性說** (pp.120-122)

從緣起相的相關性說：

##### **1、世間的一切，實在是關係的存在**

世間的一切——物質、心識、生命，都不是獨立的，是相依相成的緣起法。在依託種種因緣和合而成為現實的存在中，表現為個體的、獨立的活動，這猶如結成的網結一樣，實在是關係的存在。關係的存在，看來雖營為個體與獨立的活動，其實受著關係的決定，離了關係是不能存在的。

所以從這樣的緣起事實，而成為人生觀，即是無我的人生觀，互助的人生觀，知恩報恩的人生觀，也就是慈悲為本的人生觀。

##### **2、現生的社會、國際及一切有情，與我們都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單依現生來說，人是不能離社會而生存的。

擴大來看，另一國家，另一民族，到這個時代，更證明了思想與經濟的息息相關。甚至非人類的眾生，對於我們的生存利樂，也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由此而有親愛的關切，生起與樂或拔苦的慈悲心行。這是現實人間所易於了解的。

##### **3、從三世流轉來說，一切眾生對自己都有著密切的關係**

如從生死的三世流轉來說，一切眾生，從無始以來，都與自己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過著共同而密切的生活，都是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姊妹，我的夫婦兒女。一切眾生，對我都有恩德——「父母恩」「眾生恩」「國家(王)恩」，「三寶恩」。

##### **4、由關係所透出的慈悲，實是人心映現緣起法則而流露的同情**

從自他的展轉關係，而達到一切眾生的共同意識，因而發生利樂一切眾生(慈)，救濟一切眾生(悲)的報恩心行。慈悲(仁、愛)，為道德的根源，為道德的最高準繩，似乎神秘，而實是人心的映現緣起法則而流露的——關切的同情。

#### **(二) 從緣起性的平等性來說** (pp.122-123)

##### **1、從一切法的平等法性，消融相待的現象**

再從緣起性的平等性來說：緣起法是重重關係，無限的差別。這些差別的現象，都不是獨立的、實體的存在。所以從緣起法而深入到底裡，即通達一切法的無自

性，而體現平等一如的法性。這一味平等的法性，不是神，不是屬此屬彼，是一緣起法的本性。從這法性去了達緣起法時，不再單是相依相成的關切，而是進一步的無二無別的平等。

### 2、平等一如的心境能生起同體的大悲，盡未來際的悲濟眾生

大乘法說：眾生與佛平等，一切眾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這都從這法性平等的現觀中得來。在這平等一如的心境中，當然發生「同體大悲」。有眾生在苦迫中，有眾生迷妄而還沒有成佛，這等於自己的苦迫，自身的功德不圓滿。大乘法中，慈悲利濟眾生的心行，盡未來際而不已，即由於此。

### 3、慈悲是人心契當於事理真相的自然的流露

無論對自，無論對他，都有傾向於平等，傾向於和同<sup>7</sup>，有著同一根源的直感與渴仰。這不是神在呼召我們，而是緣起性的敞露<sup>8</sup>於我們之前。我們雖不能體現他，但並不遠離他。

由於種種顛倒，種種拘蔽，種種局限，而完全莫名其妙，但一種歪曲過的，透過自己意識妄想而再現的直覺，依舊透露出來。這是（歪曲了的）神教的根源，道德意識，慈悲精神的根源。

慈悲，不是超人的、分外的，只是人心契當於事理真相的自然的流露。

## （參）慈悲與仁愛的比較

### 一、佛教的慈悲、儒家的仁、墨家的兼愛之相似處（pp.123-124）

#### （一）佛教的慈悲

佛法從緣起法的依存關係，確立慈悲為他的道德。緣起法，經中比喻為：「猶如束蘆，互相依住。」<sup>9</sup>這如三根鎗的搭成鎗架一樣，彼此相依，都站立而不倒。不論除去那一根，其他的也立刻會跌倒，這是相依相成的最明顯的例子。緣起的世間，就是如此。為他等於為己，要自利非著重利他不可。自他苦樂的共同，實為啟發慈悲心的有力根源。

#### （二）儒家的仁

這在儒家，稱為「仁」。仁的意義是二人——多數人，多數人相依共存的合理關係。在心理上，即是自他關切的同情感。和諧合作的同情，活潑的生機，即是仁。儒家的仁與泛愛，是合於緣起依存性的。

#### （三）墨家的兼愛

又如墨家的「兼愛」<sup>10</sup>，在說文中，兼<sup>11</sup>像二禾相束的形狀。這與佛說的「束蘆」

<sup>7</sup> 和同：形容和睦同心。（《漢語大詞典》（三），p.267）

<sup>8</sup> 敞（彳尢丿）：2.顯露；露出。（《漢語大詞典》（五），p.490）

<sup>9</sup> 《雜阿含經》卷12（288經）（大正2，81b4-8）。

<sup>10</sup> （1）《墨子·兼愛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焉。」（<http://ctext.org/mozi/universal-love-iii/zh>）

（2）《墨子·兼愛中》：「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傲賤，詐必欺愚。」

更為相近。由於理解得事物的相關性，人與人的相助共存，所以墨子強調人類愛，而主張兼愛。

## 二、佛教的慈悲，與其他學說的仁慈或博愛，存有根本差異 (pp.125-128)

### (一) 佛法能內證身心的無我，外達自他的無我 (pp.125-126)

佛說的慈悲，不但從自己而廣泛的觀察向外的關係，而理解得自己與他的相關性，如儒與墨一樣。佛法更從自己而深刻的觀察內在的關係，了解得自我，只是心色(物質)和合而相似相續的個體；雖表現為個體的活動，而並無絕對的主體。所以佛法能內證身心的無我，外達自他的無我，而不像儒墨的缺乏向內的深觀，而只是體會得向外的無敵、無人。

不能內觀無我，即違反了事理的真相，不免為我我所執所歪曲。從此而發為對外的仁、愛，是不能做到徹底的無我，也就不能實現無敵無人的理想。佛法直從自我主體的勘破出發，踏破狹隘的觀念，以一切眾生為對象而起慈悲；這與儒者的仁愛，論徹底，論普遍，都是不可並論的。

### (二) 基督的博愛與婆羅門的梵等只屬禪定經驗，缺乏緣起的深觀 (pp.126-128)

論到基督教，他的核心，當然是博愛。耶和華——神為世間的創造主，人類的父。神對於人類，非常慈愛，所以人也應該愛神；體貼神的意思，要愛人如己，這多少根源於家屬愛，然主要是啟發於萬化同體同源的觀念，近於緣起法的平等性。

由於神教者缺乏緣起無我的深觀，所以用自我的樣子去擬想他，想像為超越的萬能的神，與舊有的人類祖神相結合。

有宗教經驗的，或玄學體會的，大抵有萬化同體，宇宙同源的意境。如莊子說：「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並生」<sup>12</sup>。墨子的「明天」，婆羅門教的梵，都有一種同體的直覺，而多少流出泛愛的精神。然而，平等一如，本是事事物物的本性。由於不重智慧，或智慧不足，在定心或類似定心的映現中，複寫而走了樣，才成為神，成為神秘的宇宙根源。

佛法說：慈悲喜捨——四無量定——為梵行，修得就能生梵天。由於定境的淺深，分為梵、光、淨天的等級。<sup>13</sup>

---

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

(<http://ctext.org/mozi/universal-love-ii/zh>)

<sup>11</sup> (1) 兼：《說文》：「兼，并也。從又持秝。兼，持二禾，秉，持一禾。」(《漢語大字典》(一)，p.249)

(2) 兼：形容同時具有或涉及幾種事物或若干方面。(《漢語大詞典》(二)，p.153)

<sup>12</sup> 參見《莊子·齊物論》：「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

(<http://ctext.org/zhuangzi/adjustment-of-controversies/zh>)

<sup>13</sup> 參見《長阿含經》卷 20〈8 忉利天品〉《世記經》(大正 1, 136a2-10)：「色界眾生有二十二種：一者梵身天，二者梵輔天，三者梵眾天，四者大梵天，五者光天，六者少光天，七者無量光天，八者光音天，九者淨天，十者少淨天，十一者無量淨天，十二者遍淨天，十三者嚴飾天，十四者小嚴飾天，十五者無量嚴飾天，十六者嚴飾果實天，十七者無想天，十八者無造天，十九者無熱天，二十者善見天，二十一者大善見天，二十二者阿迦尼吒天。」



婆羅門教的梵——或人格化為梵天，與基督教的耶和華相近，不外乎在禪定的經驗中，自我的普遍化，想像為宇宙的本源，宇宙的創造者。創造神的思想根源，不但是種族神的推想，實有神秘的特殊經驗。唯有定慧深徹，事理如實的佛法，才能清晰地指出他的來蹤去跡。

#### （肆）慈悲心與慈悲行

##### 一、菩薩的慈悲，是全然的忘己為人（pp.130-131）

慈悲，是佛法的根本，佛菩薩的心髓。菩薩的一舉手，一動足，無非慈悲的流露。一切的作為，都以慈悲為動力。所以說：菩薩以大悲而不得自在。為什麼不得自由自在？因為菩薩不以自己的願欲為行動的方針，而只是受著內在的慈悲心的驅使，以眾生的需要為方針。眾生而需要如此行，菩薩即不得不行；為眾生著想而需要停止，菩薩即不能不止。菩薩的捨己利他，都由於此，決非精於為自己的利益打算，而是完全的忘己為他。

##### 二、菩薩的慈悲心，是四無量心的總和（p.131）

菩薩的慈悲心，分別為慈，悲，喜，捨——四心。「與樂」，「拔苦」，為慈悲的主要內容。然如嫉妒成性，見他人的福樂而心裡難過；或者仇恨在心，或者私情過重，不是愛這個，便是惡那個，這決不能引發無私的平等的慈悲。所以菩薩不但要有慈悲心，而且要有喜捨心。慈悲喜捨的總和，才能成為真正的菩薩心。

##### 三、菩薩要以四攝法，來充實慈悲的事行（pp.131-133）

不過，但有悲心是不夠的，非有悲行不可。換言之，菩薩要從實際的事行中，去充實慈悲的內容，而不只是想想而已。充實慈悲心的事行，名利他行，大綱是：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四攝。

菩薩要慈悲利他，不能不講求方法。愛語，利行，同事，就是使布施成為有效的，能達到真能利益眾生的方法。這四者，是慈濟眾生、和合眾生的基本，為領導者（攝）應有的德行。

菩薩「為尊為導」，但不是為了領導的權威，是為了慈濟眾生，知道非如此不能攝受眾生，不能完成利益人類的目的。從慈悲心發為布施等行，為菩薩所必備的。菩薩的領導，並不限於政治，在任何階層，不同職業中，有慈悲心行的菩薩，總是起著領導作用。

#### （伍）慈悲的長養

##### 一、慈悲的修習，重在擴充與淨化人類共有的同情心（p.133）

慈悲心是人類所同有的，只是不能擴充，不能離開自私與狹隘的立場而已。由於自私，狹隘，與雜染混淆，所以被稱為情愛。

慈悲的修習，重在怎樣的擴充他，淨化他，不為狹隘自我情見所歪曲。

慈悲的修習，稱為長養，如培養根莖<sup>14</sup>，使他成長一樣。

<sup>14</sup> 莖（ㄅㄨㄣˋ）：通“莖”。分枝；幼芽。（《漢語大詞典》（四），p.252）

**二、長養慈悲心，有自他互易與怨親平等的二大觀門** (pp.134-135)

據古代聖者的傳授，長養慈悲心，略有二大法門。

**(一) 自他互易觀：把他人看作自己去著想**

一、自他互易觀：淺顯些說：這是設身處地，假使自己是對方，而對方是自己，那應該怎樣？對於這一件事，應怎樣的處理？誰都知道，人是沒有不愛自己的，沒有不為自己盡心的。我如此，他人也是如此。如以自己的自愛而推度他人，設身處地的為他人著想，把他人看作自己去著想，慈悲的心情，自然會油然而生起來。

**(二) 怨親平等觀：慈心普遍到一切**

二、親怨平等觀：除自愛而外，最親愛的，最關切的，沒有比自己的父母、夫妻、兒女了。最難以生起慈悲心的，再沒有比怨恨、仇敵了。為了長養慈悲心的容易修習，不妨從親而疏而怨，次第的擴充。

一切人——眾生，可分為三類：親、中、怨。這三者，或還可以分成幾級。

先對自己所親愛的家屬，知遇的朋友，觀察他的苦痛而想解除他，見他的沒有福樂而想給予他。修習到：親人的苦樂，如自己的苦樂一樣，深刻的印入自心，而時刻想使他離苦得樂。

再推廣到中人，即與我無恩無怨的。如能於中人而起慈悲心，即可擴大到怨敵。

親與怨，也並無一定。如對於親人，不以正法，不以慈愛相感召，就會變成怨敵。對於怨敵，如能以正法的光明，慈悲的真情感召，便能化為親愛。

以種種的觀察，次第推廣，達到能於怨敵起慈悲心，即是怨親平等觀的成就，慈心普遍到一切，這才是佛法中的慈悲。

**(陸) 慈悲的體驗**

**一、大智慧的究竟圓成，也就是大慈悲的最高體現** (p.136)

上面所說的長養慈悲，都還是偏約世俗說。

一分聲聞學者，以為慈悲只是這樣的緣世俗相而生起，這決非佛法的本義。

依大乘法說，慈悲與智慧，並非相反的。在人類雜染的意識流中，情感與知解，也決非隔裂的。可說彼此相應相入，也可說是同一意識流中泛起的不同側面。如轉染還淨，智慧的體證，也就是慈悲的體現；決非偏枯的理智，而實充滿著真摯的慈悲。如佛陀的大覺圓成，是大智慧的究竟，也是大慈悲的最高體現。如離開慈悲而說修說證，即使不落入外道，也一定是焦芽敗種的增上慢人！

**二、三類慈悲** (pp.136-137)

慈悲可分為三類：<sup>15</sup>

<sup>15</sup> (1)《大寶積經》卷 41〈5 無量品〉(大正 11, 236a19-23):「童子當知，眾生緣慈，初發大心菩薩所得。法緣之慈，趣向聖行菩薩所得。無緣之慈，證無生忍菩薩所得。童子！是名菩薩摩訶薩大慈無量波羅蜜。若菩薩摩訶薩安住大慈波羅蜜故，則於一切眾生慈心遍滿。」  
(2)《大方等大集經》卷 29 (大正 13, 200a11-18):「舍利弗！夫修慈者，悉能擁護一切眾生，能捨己樂與他眾生。聲聞修慈齊為己身，菩薩之慈悉為一切無量眾生。舍利弗！夫

**（一）衆生緣慈：凡情的慈愛**

一、衆生緣慈：這是一般凡情的慈愛。不明我法二空，以為實有眾生，見眾生的有苦有樂，而生起慈悲的同情。這樣的慈愛，無論是大仁，博愛，總究是生死中事。

**（二）法緣慈：通達人無我的慈悲**

二、法緣慈：這是悟解得眾生的無我性，但根性下劣，不能徹底的了達一切法空，這是聲聞、緣覺的二乘聖者的心境。見到生死的惑、業、苦——因果鉤鎖，眾生老是在流轉中不得解脫，從此而引起慈悲。法緣慈，不是不緣眾生相，是通達無我而緣依法和合的眾生。如不緣假名的我相，怎麼能起慈悲呢！

**（三）無所緣慈：通達我法畢竟空的慈悲，是大乘悲智平等的特德**

三、無所緣慈：這不像二乘那樣的但悟眾生空，以為諸法實有；佛菩薩是徹證一切法空的。但這不是說偏證無所緣的空性，而是於徹證一切法空時，當下顯了假名的眾生。緣起的假名眾生即畢竟空，「畢竟空中不礙眾生」<sup>16</sup>。智慧與慈悲，也可說智慧即慈悲（「般若是一法，隨機立異稱」<sup>17</sup>）的現證中，流露真切而憫苦的悲心。佛菩薩的實證，如但證空性，怎麼能起慈悲？所以慈悲的激發，流露，是必緣眾生相的。但初是執著眾生有實性的；次是不執實有眾生，而取法為實有的；唯有大乘的無緣慈，是通達我法畢竟空，而僅有如幻假名我法的。

有些人，不明大乘深義，以為大乘的體證，但緣平等普遍的法性，但是理智邊事。不知大乘的現證，一定是悲智平等。離慈悲而論證得，是不能顯發佛菩薩的特德的。

**三、釋尊悲智融貫的實證，闡明智證真理也是大慈悲的完成** (pp.138-139)

**（一）無量三昧與三三昧皆能體證法性，然卻被聲聞佛教所遺忘**

在體證法性的現觀中，《阿含經》<sup>18</sup>中本有四名，實與四法印相契合。

無所有（無願）……諸行無常  
無量……所受皆苦  
空……諸法無我  
無相……涅槃寂靜

無量三昧，是可以離欲的，與空、無相、無願的意義相同。

---

修慈者，能度諸流，慈所及處有緣眾生，又緣於法，又無所緣。緣眾生者初發心也。緣法緣者，已習行也。緣無緣者，得深法忍也。舍利弗！是名菩薩修行大慈而不可盡。」

<sup>16</sup> 參見《大智度論》卷 27〈1 序品〉(大正 25, 263a13-a19):

復次，菩薩以般若波羅蜜知諸法相，念其本願，欲度眾生，作是思惟：「諸法實相中，眾生不可得，當云何度？」

復作是念：「諸法實相中，眾生雖不可得，而眾生不知是諸法相故，欲令知是實相。」

復次，是實法相，亦不礙眾生。實法相者，名為無所除壞，亦無所作。是名「方便」。

<sup>17</sup> 《大智度論》卷 18〈1 序品〉(大正 25, 190c3-4)。

<sup>18</sup> 《增壹阿含經》卷 18〈26 四意斷品〉(大正 2, 640b13-19):

今有四法本末，如來之所說。云何為四？

一切諸行無常，是謂初法本末，如來之所說。一切諸行苦，是謂第二法本末，如來之所說。

一切諸行無我，是謂第三法本末，如來之所說。涅槃為永寂，是謂第四法本末，如來之所說。

是謂，諸賢！四法本末，如來之所說。

但在聲聞佛教的昂揚中，無量三昧是被遺忘了。不知道，無量即無限量，向外諦觀時，慈悲喜捨，遍緣眾生而沒有限量，一切的一切，名為四無量定<sup>19</sup>。向內諦觀時，眾生的自性不可得，並無自他間的限量性。所以無量三昧，即是緣起相依相成的，無自無他而平等的正觀。通達自他的相關性，平等性，智與悲是融和而並無別異的。無量三昧的被遺忘，說明了聲聞佛教的偏頗。

### （二）直到大乘佛教興起，才再度開顯無量三昧的深義

佛教的根本心髓——慈悲，被忽視，被隱沒，實為初期佛教的唯一不幸事件。到大乘佛教興起，才開顯出來。所以佛弟子的體證，如契合佛的精神，決非偏枯的理智體驗，而是悲智融貫的實證。是絕待真理的體現，也是最高道德（無私的、平等的慈悲）的完成。唯有最高的道德——大慈悲，才能徹證真實而成為般若。所以說：「佛心者，大慈悲是。」

## 捌、自利與利他

（《學佛三要》，pp.141-154）

### （壹）問題的提出

#### 一、疑難之提問者（p.141）

民國三十五年的冬天，我在武院住。漢口羅雲樵先生，轉來一篇對於佛法質疑的文稿，這本是要在報上發表的，羅先生愛護佛教，希望我們能給予解答，然後一起發表出來。據說質疑者是一位家庭佛化的青年女子，經常從老父那裡聽聞佛法。問題一共有二十幾個，這不是不可解答的，而是並不容易解答的。

#### 二、對菩薩慈悲利他精神的質疑（p.142）

問題中，有關於慈悲利他的，質疑的大意是說：「佛教的慈悲利他精神，確是極偉大的！然而，誰能利他呢？怎樣利他呢？這非先要自己大徹大悟，解脫自在不可。這樣，中國佛教界，究有多少大徹大悟而解脫自在的？如僅是極少數，那麼其他的大眾，都不夠利他的資格，唯有急求自利了。這似乎就是佛教口口聲聲說慈悲利他，而少有慈悲事行的原因吧！大徹大悟而解脫自在的，才能神通變化，才能識別根機，才能為人解粘去縛如觀音菩薩的大慈大悲，尋聲救苦。那麼佛教慈悲利他的實行，可說太難了，太非一般的人間事了！」

這樣的疑難，當然並不恰當。然而這決非她的惡意歪曲，而確是代表著一分佛教徒的思想。好在這不過是一分，而且是不能代表圓正佛教的一分。

<sup>19</sup> 參見《雜阿含經》卷 21（567 經）（大正 2，149c22-27）：「長者答言：無量三昧者，謂聖弟子心與慈俱，無怨、無憎、無恚，寬弘重心，無量修習普緣，一方充滿。如是二方、三方、四方上下，一切世間心與慈俱，無怨、無憎、無恚，寬弘重心，無量修習，充滿諸方，一切世間普緣住，是名無量三昧。」

## 〔貳〕「利」是什麼

### 一、利之定義 (pp.142-143)

說到利他，首先應明白「利」的意義是什麼？利是利益，利樂；是離虛妄，醜惡，離貧乏，離苦痛，而得真實，美善，豐富，安樂的。

自利與利他，是使自己或他人，得到這樣的利益安樂。世間法，有利必有弊，有樂就有苦，雖不是完善的，徹底的，然也有世間的相對價值。

### 二、佛教提倡現生樂、來生樂與究竟樂 (p.143)

佛法流行在世間，所以佛所說的利，除了究竟的大利——徹底的解脫而外，也還有世間一般的利樂。佛教的出現世間，是使人得「現生樂，來生樂，究竟解脫樂」。

說利他，切勿落入聲聞窠臼偏重於己利，專重於解脫自在的利樂。如忽略「現生樂」，即自己狹隘了佛教的內容，自己離棄了人間，也難怪世人的誤會了！

### 三、論「利他」 (pp.143-144)

#### 〔一〕利他分為財施和法施

利他，有兩大類：

一是物質的利他，即財施……。

二是精神的利他，即法施……。

#### 〔二〕財施與法施之比較

當然，法施是比財施更徹底的。如給貧苦人以衣食的救濟，是財施；這只是臨時的，治標的。如以正法啟迴他，授以知識技能，幫助他就業（除幼弱老耄殘廢而外），即能憑自己的正當工作，獲得自己的生活，這比臨時的救濟要好得多。

佛法中，出世法施勝過世間法施，法施比財施更好，然決非不需要財施，不需要世間法施。如專以解脫自在為利，實在是根本的誤解了佛法。

### 四、論出世法施與自利利他的意義 (pp.144-145)

#### 〔一〕解脫的果，由「種、熟」的因而來

即以出世的法施來說，從使人得解脫來說，也並不像一般所想像的偏差。

解脫，要從熏修行持得來。大乘與小乘，都要經歷「種」「熟」「脫」<sup>20</sup>的過程。

所以出世法的教化，也不只是使人當下解脫自在，才是利他。使人「種」，「熟」，難道不是利他？

#### 〔二〕具煩惱人亦可使人得「種、熟」利益

使人當前解脫，非自己解脫不可（也有自己未曾解脫而能使人解脫的事證）。但使人得「種」利，得「熟」利，自己雖並未得解「脫」利，卻是完全可能的。

所以《涅槃經》說：「具煩惱人」<sup>21</sup>，如能明真義的一分，也可以為人「依」（師）。

<sup>20</sup> 《阿毘曇毘婆沙論》卷14〈3 人品〉（大正28，101b11-20）。

<sup>21</sup> 《大般涅槃經》卷6〈8 四依品〉（大正12，637a20-b5）。

### (三) 小結

如了解佛法的真意義，不說給人現在安樂的利益，就是專論解脫樂，也決非「非自己先大徹大悟不可」。不過真能解脫自在，利益眾生的力量，更深刻更廣大而已。質疑者，從非要大徹大悟不可所引起的疑難，本來不成問題。可是一分佛弟子，極力強調當前解脫自在的利益，唱起非自利不能利他的高調。結果，是否做到（解脫的）自利，還不得而知，而一切利他事行，卻完全忽略了！

### (參) 重於利他的大乘

#### 一、聲聞乘重智證，菩薩乘重悲濟 (pp.145-146)

淨化身心，擴展德性，從徹悟中得自利的解脫自在，本為佛弟子的共同目標。聲聞道與菩薩道的差別，只在重於自利，或者重於利他，從利他中完成自利。聲聞不是不能利他的，也還是住持佛法，利樂人天，度脫眾生，不過重於解脫的己利。在未得解脫以前，厭離心太深，不大修利他的功德。證悟以後，也不過隨緣行化而已。而菩薩，在解脫自利以前，著重於慈悲的利他。所以說：「未能自度先度人，菩薩於此初發心。」證悟以後，更是救濟度脫無量眾生。所以聲聞乘的主機，是重智證的；菩薩乘的主機，是重悲濟的。

#### 二、聲聞三藏中的菩薩，也以利他為先 (p.146)

菩薩道，在初期的聖典中，即被一般稱做小乘三藏中，也是存在的，這即是菩薩本生談。他持戒，忍辱，精勤的修學，波羅密多的四種<sup>22</sup>，六種<sup>23</sup>或十種<sup>24</sup>，都是歸納本生談的大行難行而來。

這樣的慈悲利他，都在證悟解脫以前，誰說非自利不能利他！等到修行成熟，菩提樹下一念相應妙慧，圓成無上正等正覺。這樣的頓悟成佛，從三大阿僧祇劫的慈悲利他中得來。

菩薩與聲聞的顯著不同，就是一向在生死中，不求自利解脫，而著重於慈悲利他。

<sup>22</sup>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78 (大正 27, 892a26-28):「修四波羅蜜多而得圓滿，謂施波羅蜜多，戒波羅蜜多，精進波羅蜜多，般若波羅蜜多。」

<sup>23</sup> (1)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78 (大正 27, 892b21-c1):「外國師說：有六波羅蜜多。謂於前四加忍、靜慮。迦濕彌羅國諸論言：後二波羅蜜多即前四所攝，謂忍攝在戒中，靜慮攝在般若，戒慧滿時即名彼滿故。復有別說六波羅蜜多，謂於前四加聞及忍，若時菩薩能遍受持如來所說十二分教，齊此聞波羅蜜多名為圓滿。若時菩薩自稱忍辱被羯利王割截支體，曾無一念忿恨之心，反以慈言誓饒益彼，齊此忍波羅蜜多名為圓滿。」

(2)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5 (18 問乘品) (大正 8, 250a5-9):「佛告須菩提：『汝問何等是菩薩摩訶衍？須菩提！六波羅蜜是菩薩摩訶薩摩訶衍。何等六？檀那波羅蜜、尸羅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禪那波羅蜜、般若波羅蜜。』」

<sup>24</sup>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5 (22 十地品) (大正 9, 561b26-c9):「十波羅蜜者，菩薩以求佛道所修善根，與一切眾生，是檀波羅蜜；能滅一切煩惱熱，是尸波羅蜜；慈悲為首，於一切眾生心無所傷，是羼提波羅蜜；求善根無厭足，是毘梨耶波羅蜜；修道心不散，常向一切智，是禪波羅蜜；忍諸法不生門，是般若波羅蜜；能起無量智門，是方便波羅蜜；求轉勝智慧，是願波羅蜜；諸魔外道不能沮壞，是力波羅蜜；於一切法相如實說，是智波羅蜜；如是念念中具足十波羅蜜。是菩薩具足十波羅蜜時，四攝法、三十七品、三解脫門，一切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於念念中皆悉具足。」

### 三、初期大乘中的菩薩利他行 (pp.146-147)

#### (一) 證悟前的利他行並不廣大；證悟後的嚴土熟生，方才平等無礙

初期的大乘經，對於菩薩的三祇修行，與三藏所說的小小不同。大乘以為：菩薩的利他行，在沒有證悟以前，是事行，勝解行<sup>25</sup>，雖然難得，但功德還算不得廣大。徹悟的證真——無生法忍以後，莊嚴淨土，成熟眾生的利他大行，功德是太多了。因為這是與真智相應，是事得理融的，平等無礙的。

#### (二) 菩薩道雖分般若道和方便道二階，然未證悟前亦有利他行

大乘分菩薩道為二階：

般若道，凡經一大僧祇劫，是實證以前的，地前的。唯識宗稱為資糧位，加行位（到見道位）也名勝解行地。<sup>26</sup>

證悟以後是方便道，凡經二大僧祇劫，即登地菩薩，唯識家稱為從見道到修道位。大體的說：地前菩薩，雖有勝解而還沒有現證，廣集無邊的福智資糧，與本生談所說相近。大地菩薩，現證了法界，如觀音菩薩等慈悲普濟，不可思議。本生談中的一分異類中行，屬於這一階段的化身。

雖有未證悟，已證悟二大階位，而未證悟前，菩薩還是慈悲利物，決無一心一意趣求解脫自利的。

所以據菩薩行的本義來說，質疑者的疑難，完全出於誤解，根本不成問題。觀音菩薩等尋聲救苦，是大地菩薩事，然並非人間的初學菩薩行者，不要實踐慈悲利物的行為。

### 四、至圓至頓之大乘思想，不能免卻難者的懷疑 (pp.147-148)

#### (一) 一分後期大乘行者以厭離心求速成佛

不過，一分的後期大乘，自稱為大乘的最大乘，上乘的最上乘；至圓至頓，至高至上。不再是大器晚成，而是一心一意的速成急就。於是乎「橫出」、「頓超」<sup>27</sup>、「一

<sup>25</sup> (1) 印順法師，《大乘起信論講記》(p.28)：「一切修行大乘法，可分為二類：一、勝解行的菩薩，這是未證悟法性真如的。二、如實行的菩薩，這是已經證悟法性真如的，即地上菩薩。」

(2) 解行地，梵語 *adhimukti-caryā-bhūmi*。又作解行住、勝解行地。為菩薩修行階位之一，地之一，十二住之一。即依解而修行，未證真如之地前三賢菩薩之階位。亦即入於初地以前，由思惟力方便而習得一切善根之位。(《佛光大辭典》(六)，p.5599)

<sup>26</sup> 《成唯識論》卷 9 (大正 31, 48b11-15)：「何謂悟入唯識五位：一、資糧位，謂修大乘順解脫分。二、加行位，謂修大乘順決擇分。三、通達位，謂諸菩薩所住見道。四、修習位，謂諸菩薩所住修道。五、究竟位，謂住無上正等菩提。」

<sup>27</sup> 二雙四重：乃日本真宗開祖親鸞所立之教判。即就如來一代之聖道、淨土二教，判為豎出、橫出、豎超、橫超之二雙四重。豎出、橫出謂二出，豎超、橫超謂二超。據愚禿鈔卷上所載，佛一代所說之聖道、淨土二教，有大乘、小乘之別，大乘中分頓、漸二教，頓、漸亦各立難易二道。漸教中，難行道聖道權教稱為豎出，配於法相等歷劫修行之教；易行道淨土要門稱為橫出，配於觀經所說之定散、三福、邊地往生之教。頓教中，難行道聖道實教稱為豎超，配於禪、真言、天台、華嚴等即身成佛之教；易行道淨土本願真實稱為橫超，配於無量壽經所說之選擇本願真實報土即得往生之教。此中，漸教為出，頓教為超，自力聖道為豎，他力淨土為橫之意。(《佛光大辭典》(一)，p.251)

生取辦」<sup>28</sup>、「三生圓證」<sup>29</sup>、「即身成佛」<sup>30</sup>、「即心即佛」<sup>31</sup>等美妙的術語，大大的流行起來。「生死未了，如喪考妣」；「生死事大，無常迅速」。這一類聲聞的厭離心情，居然活躍於至圓至頓的大乘行者的中心。山林清修，被稱美為菩薩的正道，而不再是走向「京都城邑聚落」了。

### (二) 一念證悟即具無邊功德的說法，於凡夫看來難逃偏於自利之嫌

在這種思想中，質疑者的疑難，也自以為不成問題的。因為一切利他功德，本來圓成，不需要向外求索。如一念證悟，即具足六波羅蜜，無邊功德，一點也不缺少。在理論上，在心境上，當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sup>32</sup>

然在一般凡夫的眼光中，這種菩薩的利他功德，不過是宗教徒自心的內容。從表現於實際來看，但見自利，並未利他，並不能免卻難者的懷疑。

<sup>28</sup> 彭際清述，《阿彌陀經約論》卷1（《卍新續藏》22，911b7-11）：「以五濁惡世中，但有眾苦，無一可樂故。又生值末法，不見諸佛，不聞說法故。遇斯經者，生珍重心，生難遭想，如說修行，一生取辦。斯為不負我佛說經之心，及十方諸佛護念之指，乃千生萬劫轉凡成聖一大機緣也。」

<sup>29</sup> 參見印順法師，《華雨香雲》（p.177）：「菩薩修行三大僧祇而成佛，是緩；三生圓證，即生取辦，豈非是急！實則小積功行則小就，大積功力則大成。學佛自宜期心遠大，何可急功近利以求速成！」

<sup>30</sup> （1）即身成佛：又作現身成佛、現生成佛。即發菩提心後，不須經過三大阿僧祇劫等長時之修行歷程即可成佛，亦即以現在之身即可成佛之意。（《佛光大辭典》（四），p.3763）

（2）印順法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431）：「《無上瑜伽續》的特色，是『以欲離欲』為方便，而求『即身成佛』。即身成佛，《瑜伽續》的傳譯者不空，已說到：『修此三昧者，現證佛菩提』；『父母所生身，速證大覺位。』」

<sup>31</sup>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卷1（大正48，355a27-b4）：「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參祖師，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諭。』師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

<sup>32</sup> 參見印順法師，《中國禪宗史》（pp.338-339）：

《傳燈錄》卷6，道一的開示（大正51，246a）說：「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躬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眾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云：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道一去世（788），比神會去世（762）遲了二十多年；道一的開示，還不妨說「宗」說「門」。與道一同時的石頭希遷（大正51，309b）也說：「吾之法門，先佛傳授，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眾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汝能知之，無所不備。」道一與石頭的宗旨，與神會所說的：「唯指佛心，即心是佛」，顯然是一致的，是曹溪門下所共的。也與《壇經》所說的一樣，如（大正48，339a-340c）說：「不悟即是佛是眾生；一念若悟，即眾生是佛。故知一切萬法，盡在自身心中，何不從於自心，頓現真如本性！……識心見性，自成佛道。」「善知識！見自性自淨，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見性成佛」，「即心是佛」，「即心即佛」，為慧能及門下一致的，南宗的核心問題。由於洪州、石頭門下，傾向於「不立言說」（其實是離不了言說，而只是不用經論固有的言說），這才在接引學人的方便上，有了形式上的不同。



#### **（肆）長在生死利衆生**

##### **一、重信願或智證者，皆為沒有證悟怎能利生的觀念所影響**（p.149）

大乘佛教的修學者——菩薩，如沒有證悟，還不能解脫自在，他怎麼能長期的在生死中修行？不怕失敗嗎？能自己作得主而不像一般凡夫的墮入惡道，或生長壽夭嗎？自己不能浮水，怎能在水中救人？難道不怕自己沈沒嗎？

一分學者的專重信願，求得信心的不退；或專重智證，而趨於急求解脫，急求成佛，這都不外乎受了這種思想的影響。

##### **二、大乘菩薩道的真精神，即發菩提心長在生死自利利人**（pp.149-150）

當然，自己不能浮水，不能入水救人。然而，自己離水上岸，又怎麼能在水中救人？聲聞人急求自證，了脫生死，等到一斷煩惱，即「與生死作隔礙」<sup>33</sup>，再不能發菩提心——長在生死修菩薩行。

雖然大乘經中，進展到還是可以回心向大的結論，然而被痛責為焦芽敗種的，要費多大的方便，才能使他迴向大乘呢？要再修多少劫的大乘信心，才能登菩薩地呢？即使迴入菩薩乘，由於過去自利的積習難返，也遠不及直往大乘的來得順利而精進。

所以大乘經中，以退失菩提心為犯菩薩重戒；以悲願不足而墮入自利的證人為必死無疑。不重悲願，不集利他的種種功德，一心一意的自利，以為能速疾成佛，這真是可悲的大乘真精神的沒落！

##### **三、菩薩長在生死之本領，除信願與慈悲而外，主要是勝解空性**（p.150）

在水中救人，是不能離水上岸的。要學會浮水，也非在水中學習不可。菩薩要長在生死中修菩薩行，自然要在生死中學習，要有一套長在生死，而能普利衆生的本領。但這非依賴佛力可成；也非自己先做到了生脫死解脫自在，因為這是要墮入小乘深坑的。菩薩這套長在生死而能廣利利衆生的本領，除「堅定信願」，「長養慈悲」而外主要的是「勝解空性」。

##### **四、勝解空性的意義**（pp.150-151）

###### **（一）菩薩必備生死與涅槃皆如幻如化的正見**

觀一切法如幻如化，了無自性，得二諦無礙的正見，是最主要的一著。所以經上說：「若有於世間，正見增上者，雖歷百千生，終不墮惡趣」<sup>34</sup>。唯有了達得生死與涅槃，都是如幻如化的，這才能不如凡夫的戀著生死，也不像小乘那樣的以「三界為牢獄，生死如冤家」而厭離他，急求擺脫他。這才能不如凡夫那樣的怖畏涅槃，能深知涅槃的功德，而也不像小乘那樣的急趣涅槃。

<sup>33</sup>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2 釋提桓因品〉（大正8，540a12-21）：

爾時釋提桓因語須菩提言：「是諸無數天眾，皆共集會，欲聽須菩提說般若波羅蜜義。菩薩云何住般若波羅蜜？」須菩提語釋提桓因及諸天眾：「憍尸迦！我今當承佛神力，說般若波羅蜜。若諸天子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今應當發。若人已入正位，則不堪任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何以故？已於生死作障隔故。是人若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亦隨喜，終不斷其功德。所以者何？上人應求上法。」

<sup>34</sup> 《雜阿含經》卷28（788經）（大正2，204c9-12）。

**(二) 菩薩以勝解空力調伏煩惱，並世世常行菩薩道**

在生死中浮沈，因信願，慈悲，特別是空勝解力，能逐漸的調伏煩惱，能做到煩惱雖小小現起而不會闖大亂子。不斷煩惱，也不致作出重大惡業。時時以眾生的苦痛為苦痛，眾生的利樂為利樂；我見一天天的薄劣，慈悲一天天的深厚，怕什麼墮落？唯有專為自己打算的，才隨時有墮落的憂慮。發願在生死中，常得見佛，常得聞法，「世世常行菩薩道」，這是初期大乘的共義，中觀與瑜伽宗的共義。

**(三) 以信願及慈悲來助成的空性見，能做得到不住生死與涅槃**

釋尊在經中說：「我往昔中多住空故，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sup>35</sup>。這與聲聞行的多修生死無常故苦，厭離心深，是非常不同的。

大乘經的多明一切法空，即是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修菩薩行的成佛大方便。這種空性勝解，或稱「真空見」，要從聞思而進向修習，以信願、慈悲來助成。時常記著：「今是學時，非是證時」<sup>36</sup>（悲願不足而證空，就會墮入小乘）。這才能長在生死中，忍受生死的苦難，眾生的種種迫害，而不退菩提心。

**五、菩薩雖未自度，而以四攝先度人，乃大乘正常道的精神**（pp.151-152）

菩薩以「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四攝法廣利一切眾生。自己還沒有解脫，卻能廣行慈悲濟物的難行苦行。雖然這不是人人所能的，然而菩薩的正常道，卻確實如此。

**(伍) 慈悲為本的人菩薩行**

**一、難得的菩薩心行，勝過世間的一切**（pp.152-153）

**(一) 菩薩行最為難得，乃歷史的事實**

菩薩是超過凡夫的，也是超過二乘的。唯有不著世間，不離世間的菩薩行，才是難中之難！

<sup>35</sup> (1)《中阿含經》卷49(190經)《小空經》(大正1, 737a1-19)：

爾時，尊者阿難則於晡時從燕坐起，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一時遊行釋中，城名釋都邑，我於爾時從世尊聞說如是義。『阿難！我多行空。』彼世尊所說，我善知、善受，為善持耶？」

爾時，世尊答曰：「阿難！彼我所說，汝實善知、善受、善持。所以者何？我從爾時及至於今，多行空也。阿難！如此鹿子母堂，空無象、馬、牛、羊、財物、穀米、奴婢，然有不空，唯比丘眾。是為，阿難！若此中無者，以此故我見是空，若此有餘者，我見真實有。阿難！是謂行真實、空、不顛倒也。阿難！比丘若欲多行空者，彼比丘莫念村想，莫念人想，當數念一無事想。彼如是知空於村想，空於人想，然有不空，唯一無事想。若有疲勞，因村想故，我無是也。若有疲勞，因人想故，我亦無是。唯有疲勞，因一無事想故。若彼中無者，以此故，彼見是空，若彼有餘者，彼見真實有。阿難！是謂行真實、空、不顛倒也。」

(2)《瑜伽師地論》卷90(大正30, 812c28-a10)：「以世間道，修習空性。當知為趣乃至上極無所有處，漸次離欲。自斯已後修聖道行，漸次除去無常行等，能趣非想非非想處，畢竟離欲。彼於爾時，自觀身中空無諸想。謂一切漏一向寂靜，永離熾然。又觀身中有法不空，謂此依止為緣。六處展轉互相任持，乃至壽住為緣諸清淨法，無有壞滅。當知世尊於昔修習菩薩行位，多修空住故，能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非如思惟無常苦住。是故今者證得上妙菩提住已，由昔串習隨轉力故，多依空住。」

<sup>36</sup>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8〈60不證品〉(大正8, 350a19-b11)。

事實確乎如此：凡夫心行，幾乎一切都是。釋迦佛的會上，有的是小乘賢聖，不容易，也還不太難。菩薩，只有釋迦與彌勒；這是人間的歷史事實。可見菩薩心行是極不容易的，如火中的青蓮華一樣。

### **（二）大乘經闡明此土的菩薩行，也有難得的事實**

大乘經中說：十方有無量無邊的菩薩，那是十方如此，而此土並不多見。至於大地菩薩的化現，可能到處都是，但這不是人間所認識的。從此土的縛地凡夫來論菩薩行，如不流於想像、神秘，尊重事實，那是並不太多的。經上說：「無量無邊眾生發菩提心，難得若一若二住不退轉」<sup>37</sup>。所以說：「魚子庵羅華，菩薩初發心，三事因中多，及其結果少」<sup>38</sup>。這不是權教，是事實。

### **（三）只要有一位菩薩成就不退，對於眾生的利益，就不可度量**

出世，是大丈夫事，而菩薩是大丈夫中的大丈夫！如有一位發心得成就不退，對於眾生的利益，實在是不可度量，如一顆摩尼寶珠的價值，勝過了閻浮提的一切寶物一樣。

## **二、慈悲為本的人菩薩行，從人間正行而階梯佛乘** (pp.153-154)

### **（一）菩薩的大行，是盡未來際的偉業**

我們必須認清：名符其實的菩薩，是偉大的！最偉大處，就在他能不為自己著想，以利他為自利。偉大的，這是我們所應該學習的；弘揚大乘法，景仰佛陀的圓滿，菩薩大行的偉業，雖要經歷久劫修行，或者暫時中止進行，但一歷耳根，萬劫不失，因緣到來，終究要從此成佛的。

### **（二）菩薩在生死海中自利利人，才是大乘的正器**

成就不退的菩薩，雖說不會太多，然有頂天立地的大丈夫，自有能真實發菩提心。有信願、慈悲、空性勝解，正好在生死海中鍛鍊身手，從頭出頭沒中自利利人。一般能於菩薩行而隨喜的，景仰的，學習的，都是種植菩提種子，都是人中賢哲，世間的上士。有積極利他，為法為人的大心凡夫，即使是「敗壞菩薩」<sup>39</sup>，也比自了漢強得多！

<sup>37</sup>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9〈32 大明品〉(大正8, 284c5-10):「憍尸迦！我以佛眼見東方無量阿僧祇眾生發心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行菩薩道，是眾生遠離般若波羅蜜方便力故，若一若二住阿惟越致地，多墮聲聞、辟支佛地。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

<sup>38</sup> 《大智度論》卷35〈2 報應品〉(大正25, 314c18-29)。

<sup>39</sup> (1) 《大智度論》卷29〈1 序品〉(大正25, 271a28-b9):「復次，菩薩有二種：一者、敗壞菩薩，二者、成就菩薩。敗壞菩薩者，本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遇善緣，五蓋覆心，行雜行，轉身受大富貴，或作國王，或大鬼神王、龍王等。以本造身、口、意惡業不清淨故，不得生諸佛前，及天上、人中無罪處，是名為敗壞菩薩。如是人雖失菩薩心，先世因緣故，猶好布施；多惱眾生，劫奪非法，取財以用作福。成就菩薩者，不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慈愍眾生；或有在家受五戒者，有出家受戒者。」

(2) 《十住毘婆沙論》卷4〈8 阿惟越致相品〉(大正26, 38c21-29):「諸佛三種說空法，所謂三解脫門。於此空法不信、不樂、不以為貴，心不通達故。但貴言說者，但樂言辭不能如說修行，但有口說，不能信解諸法，得其趣味，是名敗壞相。若人發菩提心，有如是相者，當知是敗壞菩薩。敗壞名不調順，譬如最弊惡馬名為敗壞，但有馬名無有馬用；敗壞菩薩亦如是，但有空名無有實行。若人不欲作敗壞菩薩者，當除惡法隨法受名。」

這種慈悲為本的人菩薩行，淺些是心向佛乘而實是人間的君子——十善菩薩；深些是心存利世，利益人間的大乘正器。

**（三）從人乘而漸趨佛乘，是菩薩的中道正行**

從外凡、內凡而漸登賢位的菩薩，沒有得解脫的自利，卻能為一切眾生而修學，為一切眾生而忍苦犧牲。漸學漸深，從人間正行而階梯佛乘，這才是菩薩的中道正行。能存菩薩的心胸，有菩薩的風格，理解菩薩利他的真精神，那裡會如喪考妣的急求己利？

**三、結論：佛子須發揚菩薩利他的真精神** (p.154)

佛教的利他真精神，被束縛，被誤會，被歪曲，這非從根救起不可！這非從菩薩道的抉擇中，把他發揮出來不可！這才能上契佛陀的本懷，下報眾生的恩德。也唯有這樣，才能答復世間的疑難！